



## 記豐子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租界，孤島陸沉，我離開上海到重慶去。到了重慶，一時找不到工作，只好寄居在親戚家裏。親戚姓陳，在小龍坎開設鐵工廠。廠裏有兩位工程師。總工程師是個年輕人，剛從外國學成歸來。副工程師姓楊，名如深，三十幾歲，篤實忠厚，與我很談得來。

有一天晚上，我走去職工宿舍找楊如深談天，一進門，注意力就被牆上的一幅畫吸引住了。那是豐子愷的漫畫。

「今天早晨，我到豐子愷家裏去，他送了這幅畫給我。」楊如深說。

「豐子愷住在小龍坎？」

「住在沙坪壩。」

「你怎會認識他的？」

「他是我的表哥。」

從小喜歡豐子愷漫畫的我，聽了楊如深的話，忍不住要求他介紹這位風格獨特的漫畫家與我相識。楊如深說：「星期日要是不開工的話，陪你到沙坪壩去走一趟。」

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日，很熱。上午十一點左右，楊如深就走來找我到沙坪壩去。對於我，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也是一件難忘的事情。

從小龍坎到沙坪壩，沿公路走，路程不短；抄近路，只需穿過中央大學與重慶大學的校園，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

沙坪壩是著名的文化小鎮，正街書店林立，文化氣息十分濃厚。豐子愷住在距離正街不太遠的地方，環境清靜。那是一幢重慶習見的房屋：用竹片搭成，塗墜土，掃白粉，相當單薄，好像用力搥一拳就可以打出一個洞來似的。房屋周圍有空地，種幾棵樹，圍以竹籬，成為院子，冬日可以曬菜乾，夏夜可以乘涼。這種寧靜

的居住環境，不懂得享受田園生活的人是無法欣賞的。豐子愷在亂世中還能保持恬逸的心情，何怪吉川幸次郎<sup>1</sup>要說這樣的話了：「如果在現代要找尋陶淵明、王維那樣的人物，那末就是豐子愷了吧。」

走進那幢塗着白色黏土的屋子，我見到幾個孩子與一個老頭子。孩子們在忙碌地搓濕泥，老頭子則用刀子將搓成的泥土切成許多小方塊。<sup>2</sup>我猜不出他們在做甚麼。

楊如深介紹我與他們相識時，才知道那個老頭子就是豐子愷。其實，說豐子愷是老頭子，並不正確。那時是一九四二年春天，豐子愷才不過四十四歲，不能算老。我之所以對豐子愷產生這樣的「第一感」，只有一個理由：他留着長鬚鬚。至於那幾個孩子，楊如深說是豐子愷的兒女，相信決不是〈兒女〉一文中的阿寶、軟軟與瞻瞻。〈兒女〉這篇散文，作於一九二八年。那時，阿寶九歲、軟軟七歲、瞻瞻五歲。根據這一點來推算，我在那一天見到的幾個孩子，應該是阿章與他的弟妹了。這是幾個「充溢着生的歡喜」（此句見豐子愷的〈兒女〉）的孩子。當我見到

他們時，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豐子愷那些以兒童生活為題材的漫畫。

經過介紹後，豐子愷走到後邊去洗手。洗過手出來，笑咪咪地說了一句「我們在做麻將牌」之後，加上這麼幾句解釋：「戰時物資缺乏，日用必需品尚且難找，何況麻將牌。幾個孩子喜歡玩麻將，只好自己動手做。」

多麼風趣的人！多麼有趣的事！為了孩子們要玩牌，居然轉出這樣的念頭。谷崎潤一郎<sup>3</sup>從《緣緣堂隨筆》中看出他「是個非常喜歡孩子的人」，一點也沒有看錯。當我見到豐子愷與他的孩子時，對他在〈作父親〉一文中所表現的那份真摯的慈愛，終於獲得了更具體的解釋。

談到他的畫，我告訴豐子愷：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教常識的老師篤信佛教，曾經將《護生畫集》分派給全班同學，每人一冊。

此外，我還告訴他：我在初中時，讀過林語堂<sup>4</sup>編的《開明英語讀本》，封面與內文的插圖都是他畫的。他聽了我的話，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縫。

那天中午，他留我們在他家中吃飯。

過了兩個月左右，《國民公報》曾通一<sup>5</sup>社長叫我進他的報館去工作：以主筆名義編副刊。剛接編的時候，我寫過一封信給豐子愷，請他為我畫一個版頭，寫一篇散文。三天後，他的覆信寄到了。在信中，他這樣寫：

以鬯先生：

屬寫報題，今日郵奉，乞收。弟近來久不寫文，因身體和眼力均不勝任，尊編副刊，弟暫時未能投稿，以後如有所作，當再報命可也。即頌

近安

弟 豐子愷頓首

十月十六日下午

這封信給我的喜悅很大，豐子愷畫的畫，有詩趣，具東方味，放在副刊裏，

生色不少。佩弦說豐子愷的漫畫是「帶核兒的小詩」，這個報題，詩意雖濃，卻是無核兒的。這個版頭，我特別喜歡，用了一年左右，才更換。相信抗戰時期讀過《國民公報》的人，一定會留下多少印象。版頭的構圖是這樣的：左邊一根大柱子，上端有捲起的竹簾，簾下則是「國民副刊」四個字。

在《國民公報》工作了幾個月，一位老同學，介紹我進《掃蕩報》做事。《掃蕩報》在李子壩，《國民公報》在化龍橋，我必須經常在兩個地方走來走去。工作越來越忙，除非逢到休息的日子，否則，很少有機會到小龍坎或沙坪壩去看楊如深或豐子愷。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抗戰為止，我的生活一直是這樣的。在這三年中，走去沙坪壩看豐子愷，只不過兩次。其中一次，豐子愷不在家。

戰爭結束，《掃蕩報》決定改為《和平日報》。報紙改名，副刊自然也要改。報館方面認為改名後的副刊，應該擴大篇幅，廣邀名家撰稿，以壯聲勢。我是副刊編輯，為了配合報館方面的要求，寫了幾十封徵稿信給當時居住在重慶的作家，請他們捧場。豐子愷是我約稿對象之一。

豐子愷正在計劃舉行畫展，很忙。我寫信給他時，並不知道他有這個計劃。

後來，報館的記者告訴我：豐子愷在兩路口舉行畫展，我馬上趕去參觀。在會場中，豐子愷向我表示：只要有空閒，一定幫我寫稿。我向他道謝，他帶我參觀他的作品。這天晚上，我寫了一篇有關此次畫展的短文，登在副刊裏。

過了幾天，改版期近，我又寫了一封信給豐子愷，催他為《和平副刊》撰稿。他覆我這樣一封信：

以鬯先生：

屢示，並蒙為拙展作文宣揚，深感美意。弟渝展開幕後即去北碚，昨日始返沙坪。尊屬為《和平日報》作稿，定當如命，惟此次訂畫者太多（兩處達二百餘件），故月內非埋頭作畫還債不可，十二月初，即得空閒，屆時必有以報命，尚乞原諒，先此奉達，即頌

時安

舍親楊如深弟已抵浙，昨有來信。附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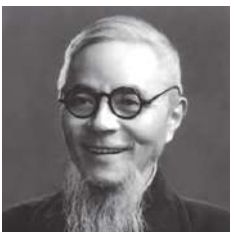
弟 豐子愷叩  
十一月十九日

豐子愷在信中所說：「訂畫者太多」，確是實情。我在參觀畫展時，曾看到許多紅色的訂購標籤。不過，信尾的附語卻使我感到意外。戰爭剛結束，寄居大後方的外省人，多數歸心似箭，交通工具異常缺乏，搭車搭船，都很困難。楊如深能夠那麼快返抵浙江，當然會引起別人的羨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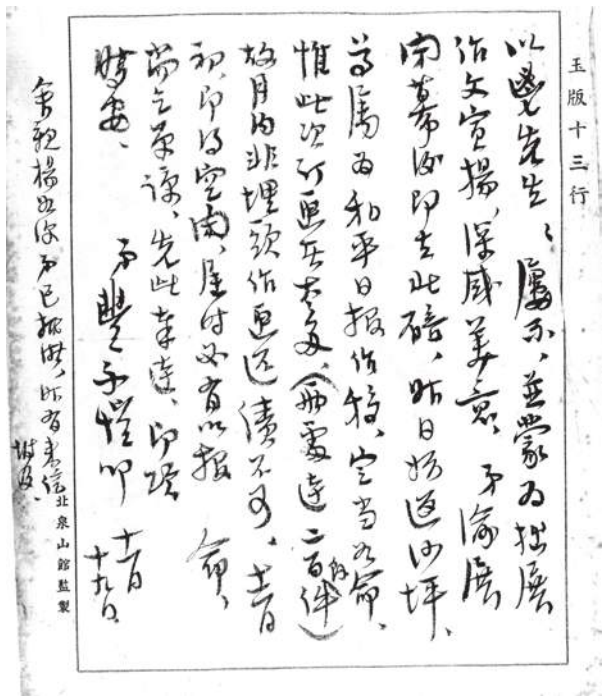
我自己則是十二月初離渝回滬的。《和平副刊》由王平陵接編。我回到上海後，對豐子愷的情況就不大清楚了。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

（原刊香港《文林》月刊第六期，一九七三年五月一日。）



豐子愷



豐子愷給劉以鬯的信

- 1 刊於《香港文學》第九十二期。
- 2 刊於《香港文學》第三十八期。
- 3 犁青（一九三三—二〇一七），生於福建安溪。原名李福源，後改名謝聰明。十一歲開始寫詩，出版詩集二十多部。他白手創立的瑪雅集團是印尼企業集團之一。
- 4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一五六四—一六一六），英國戲劇家。有二十八部戲劇、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詩、兩首長敘事詩和其他詩歌傳世。

## 巴金的一件小事

魯迅的〈一件小事〉，寫的是小人物的事情。巴金的〈小人小事〉，寫的也是小人物的事情。現在，我整理舊物，想起一件大作家的事情。

一九八〇年，本港昭明出版社計劃出一套作家選集，要我編《巴金選集》。

我寫信給巴金，告訴他：「此間昭明出版社計劃出版作家選集一套，很希望得到先生的同意出版《巴金選集》。昭明是商辦的機構。……海外出版的《選集》，都是未經作者同意而亂選的。這種做法，當然不能令作者滿意。昭明出的選集，除了請作家自己提供作品外，還付版稅。……」

信寫好，因為不知道巴老的地址，只好請柯靈<sup>1</sup>兄代轉。

約莫過了一個月，我接到巴老的覆信：



以鬯先生：

我從長崎返國，見到柯靈轉來的您的信。《選集》目錄抄好寄上，請審閱。

我喜歡亂改自己的文章，因此希望《選集》能照最近的版本排印，如有困難，請告訴我。匆覆。祝好！

巴金

四月二十五日

收到巴老的覆信，昭明出版社的工作人員與我都很高興。我們立即按照巴老的吩咐，到書店與圖書館去收集最新版本裏的文章。

文章集齊，立即付梓。排好時，書肆忽有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兩卷本《巴金選集》出售，昭明負責人擔心香港版《巴金選集》的銷路受影響，要我寫信給巴老，

請他為《選集》寫一篇序言<sup>2</sup>。巴老剛從醫院出來，而且正在準備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往瑞典參加世界語學會代表大會，知道我們的要求後，百忙中覆信給我，答應過一兩個月寫一篇〈後記〉。

巴老雖然作出諾言，我們卻擔心工作繁忙的他可能會將寫〈後記〉的事忘記。因此，到了八月下旬，在昭明當局的慫恿下，我寫了一封信給巴老：

巴金先生：

電版已製成。照片四張、手稿兩頁隨函奉還，乞察收。

〈後記〉如已寫好，請擲下。

昭明出版社目前正在趕印教科書，工廠極忙，所有雜書（包括文學書籍）需俟教科書全部印竣才能上機，時間約在秋末冬初。預計尊著《選集》年底可以出版。

匆匆，即頌

著安

劉以鬯上

八月二十一日

此信於八月二十一日寄出，過了幾天，收到巴老於八月十九日寫給我的信。  
巴老這樣寫：

以鬯先生：

我已從北歐回來。以前答應寫的〈後記〉寫好，寄上，請轉交出版社。這篇〈後記〉我不打算在港澳或大陸的報刊上發表。

祝

好！

巴金 十九日

巴金的來信比我寫給他的信還早兩天，說明我們的憂慮完全是多餘的。巴老從北歐回到上海，雖然工作繁忙，還是履行諾言，將〈後記〉寫好，空郵寄來，使昭明版《巴金選集》能夠按照預定計劃出版。

《選集》出版後，昭明出版社將版稅寄給巴老。巴老知道嚴肅文學在商業社會的活動空間很小，為了支持昭明出版社、為了幫助昭明出版社，將收到的版稅退回。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清楚顯示才高學廣的巴金不但履言重諾，而且心意真誠、樂於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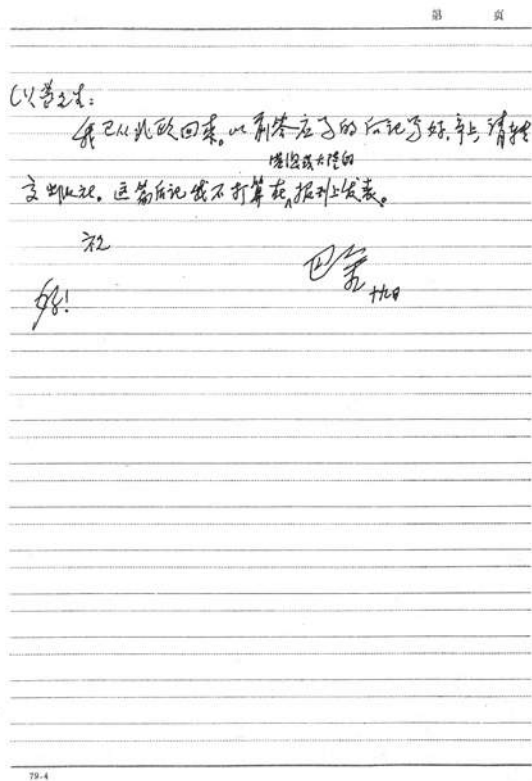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刊於二〇〇二年一月九日香港《大公報·文學》）





巴金



巴金給劉以鬯的信

### 編者附言

巴金（一九〇四—二〇〇五），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興。原名李堯棠，字芾甘。「五四」新文學代表作家之一、翻譯家、出版家。原名和字源於《詩經·國風》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而筆名「巴金」取自他留法同學巴恩波及其時巴金譯介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名字。另有筆名：佩竿、余一、王文慧、歐陽鏡蓉等。

一九二〇年八月，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一九二一年四月，以芾甘為筆名發表處女作〈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一九二三年春天，入讀上海南洋中學，後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附中，一九二五年畢業。一九二七年，赴法國留學；翌年十月，以巴金為筆名發表譯著《脫洛斯基的託爾斯泰論》，同年底回國。

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一九三八年，相繼創作《家》、《霧》、《新生》、《春》

和《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赴日本留學，翌年八月回國。一九三六年八月，在上海與通信半年的十九歲讀者蕭珊（原名陳蘊珍）晤面。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兩人在貴陽結婚。抗戰勝利後，在上海主要從事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一九五〇年，擔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一九五三年兩次赴朝鮮前線勞軍。一九五七年七月，和靳以聯名主辦大型文學刊物《收穫》，任主編。一九六〇年八月，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相濡以沫二十八年的妻子蕭珊患直腸癌去世，終年五十五歲。

一九八三年三月起，二十二年間連續五次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一九八四年五月，應邀參加了在東京召開的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大會，被選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二；十月獲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十二月當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直至逝世。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六年，創作了《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與《無題集》等五本「講真話」的散文集，記錄了作者在「文革」時的經歷、見聞與感想。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起，因呼吸道感染，長期住院。二〇〇五年四月，病情異常；十月十七日，病逝上海華東醫院。十月二十四日下午，遺體在龍華殯儀館火化。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據遺願，和蕭珊的骨灰一起撒入上海長興島附近東海海域。

巴金代表着中國內地知識分子的良心。晚年提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他於北京西郊主持前者的開幕典禮，但後者迄今未見。晚年為自己文革時明哲保身感到內疚，強調要說真話，不要再搞偶像崇拜，對新文學期望很大。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務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稱號。

本文採用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和香港《明報月刊》，二〇〇三年六月聯合初版的多品種散文集《他的夢和他的夢》（第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三頁）的版本。